

曾克端著

頌橘廬叢書
五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曾 克 嵩 著

頌橘廬叢稿

克嵩署五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頌橘廬
贊豪



冊五

太

歲

在

重

光

赤

奮

若

玄

月

刊

於

香

港

頌橘廬叢藁外篇卷第二十三

福州曾克端

我學佛的三導師

以我的鈍根，我根本不配談佛法，但我總是與我佛有緣；平生得着佛理的受用不少。而勸我學佛及指導我的導師，現在都已逝世了。以我之頑鈍不學，到老不只讀書無成，學佛也無成。偶然找出他們寫給我的信，開示的書單，覺得無限感慨。因為自己學佛無成，總希望別人有成，所以我特地把這幾個導師給我的信公開。希望後之讀書跟着這條路走，或者可以得達到好處，這是我寫這篇短文的動機。

想到我對於我佛的因緣，第一件便是寫經。因為我小時極受我祖母的愛憐，當我十歲時，我祖母便棄我而去。那時我傷心的了不得，天天早晚都在哭，所以我祖父在悼我祖母詩裏就有一首詩詠這事，現在我鈔在後面。

「撫育重孫近十年，朝來同食夜同眠，朝朝暮暮吞聲哭，不枉平生大母憐」

在我懷念我祖母想要找一種方法來報答她的深恩，於是有人就勸我寫「心經」，他們說「如果虔心把心經鈔一二百通焚化，這是對亡人極有益的」。所以我就開始去寫，一面寫，一面在祭的時候焚化。到底有無功效，我是不得而知，是我這小心靈總算得着安慰了。後來也漸漸看了些佛經，如法華華嚴金剛壇經等等，但最契機的還是維摩詰所說經。因為對於佛經名詞不大懂，所以看來頗覺吃力。到了我廿六歲到交通部做秘書的時候，那時同事中有一位江西老名士我祖父詩社朋友楊昀谷先生諱增筆頗會做詩。有一天他拿詠蟬四首律詩給我看，我馬上就和他四首，他一讀之下，大為贊許，說：「你已是第一了，但如果能參些佛理在裏面，豈不更超妙嗎？」他本是學佛的，於是就介紹我去找李證剛先生（諱翊灼）。李先生博極羣書，而於佛學最推崇兩位先生，他說：「中國近代講性宗的，只有嘉興沈子培先生，講相宗的只有宜黃歐陽竟無先生」於是我把來意說明。他就開了一張完全相宗的書目給我，我對相宗是毫無門徑的。一看目錄，真有茫然不解之歎，回來照着目錄去買了幾本淺顯的書來看，還是不大懂。到了抗戰時

間在重慶，聽了梅光羲先生講「百法明門論」「五蘊論」這才畧畧懂了。相宗真是難懂啊！不只我不懂。我有一位朋友武進蔣峻齋，是喬大壯先生的高第弟子。他詩歌篆刻書法都極好。但是有一天有人拿一部白文的成唯識論給他讀，他讀了半天，完全不懂。他說：「這真是一本天書，我看不懂的啊」。原來佛經裏所以難懂，第一是因為文法的不同。因為經中把中國固有的「之乎者也」，完全取消了。第二是術語的不解。因為術語不懂，文法不懂，所以弄到一位有文學修養的人也看不懂啊！現在我把李先生所開的書目附鈔於後，做人們一個參攷：

大乘五蘊論一卷窺基譯

金陵刊

大乘百法明門論疏義忠撰

內部刊

大乘法苑義林章十四卷窺基撰

金陵刊

又補闕記三卷慧治撰

內院刊

抉擇記四卷智周撰

內院刊

大乘阿毘達磨集論七卷玄奘譯

金陵刊

攝大乘論世親釋十卷玄奘譯

金陵刊

佛說中阿含經六十卷瞿曇僧伽提婆譯

常州刊

阿毘達摩俱舍論記三十卷普光撰

內院刊

瑜伽師地論一百卷玄奘譯

金陵刊

又畧纂十六卷窺基撰

內院刊

成唯識論述記鈔秘蘊百廿卷靈泰等撰

內院刊

中論四卷鳩摩羅什譯

內院刊

辨中邊論述記三卷窺基譯

金陵刊

大智度論百卷鳩摩羅什譯

揚州刊

大般若經第十六分八卷玄奘譯

內院刊

解深密經疏十卷圓測撰

內院刊

楞伽經四卷求那跋陀羅譯

金陵刊

密嚴經三卷不空譯

內院刊

妙法蓮華經玄贊十卷窺基撰

金陵刊

大般涅槃經四十卷曇無讖譯

金陵刊

我對於相宗既然不大懂，後來到南京工商部做事，碰到一位湖南衡陽的學者劉象龍（諱異）他是湘綺的學生。通公羊，並且通佛學。我就把李先生書目給他看，並說看不懂的理由。他感慨的說道，「可惜李先生只把自己懂的教人，但不能針對別人興趣說法，所以不能契機，佛書門門皆可入道。不必一定相宗啊！」我聽了他的話，這才恍然有悟。

抗戰時期，我們隨政府到重慶，而那時支那內學院也由南京遷到江津。我因為和歐陽竟無弟子陳真如相熟，而歐陽先生又在每年人日召集學生會講一次。陳先生因我頗想見歐陽先生，於是和我在某年人日同去見他。他一口的宜黃話，真是難懂，聽他講經半天，簡直不知所云。於我尤感痛苦的，是禮佛一幕。他老先生那一天禮佛之後會餐，會餐之後講經，當天到的人，除我以外，都是他的學生。他因為我是客人，便把我和他排在一列，而他的學生們都在後列，當行禮之際，行五體投地大禮。天呀，我雖知普通跪拜，那會知五體投地呢？這真難到我了，一時也無從學習，只有用眼偷覷他們舉動，亦

步亦趨，扒在地下作爲我的一個五體投地禮罷了。這真是我生平第一次所遇最窘的局面。因爲我認識他以後，常常去信請教，他有論佛學的信覆我，現在鈔在後面。

答曾履川書

歐陽漸

學佛須先唯識，次般若，華嚴，終涅槃。所以然者，往本是佛，役于我執，遂爲凡夫。兩執莫甚於現見之形。此不能轉，一切不動矣。唯識無境，漸至轉識成智，則凡而佛矣。最初當讀二十述記，而附於唯識所變。既知唯有識矣，應學法相。讀百法，五蘊四緣，十二支種子，六義等。畧得門徑，而唯識告一粗段落。轉識成智之智卽般若。般若華嚴，行中之圓果次第，將欲啓行，不得不學般若華嚴。般若初讀五分，十六分，十二門論，中論，華嚴初讀行住七品。讀十地，十四迴，十住毘婆沙。蓋佛法爲兩大法門，般若真實，瑜伽方便，而方便卽華嚴肝髓，故須讀此二經，而後行不偏倚。智最是佛究竟，果在是矣。寂是涅槃，智是菩提，菩提是般若之果，涅槃是菩提之果。一眞法果，是佛所歸。須用悲智周圓，然後可顯。故轉依必說二，猶行輪之必說兩也。學者初學唯識者，以世執不破，享閉門羹，故須先設方便。然佛是什麼一同事？則唯是大般涅槃。故

金剛經云，有色無色有想無想及與俱非，我皆令入無餘涅槃，獅子吼品，迦葉品。

讀如是粗得門徑，最重在二論。一中論，二辨中邊，前詮真，後詮妄。前得義即第一義，後得教即染淨教，寫多漏，請再質之李梅。（指李證剛梅擷雲）

至於梅光羲先生，也是我在重慶認識的，他老先生貌似羅漢，人極和藹，我曾聽他講過經論，這才對於相宗有點門徑，我也常常寫信請教佛學一些問題，他都有滿意的答復，現在我也把這些信鈔在後面，還有他答復友人論佛法的信一封勸他學淨土的，甚爲詳盡，可供參攷，我也把牠鈔在下面，供學佛的人參攷。

與曾履川書

梅光羲

兄已博覽羣經，則所問之入門書，自非普通入門書之謂。弟竊以爲佛教中之各宗，似以唯識宗爲最完備，且于今日爲最契機。但此宗書籍既多，而近五百年來又無佳作。兄在公務賢勞之時，現在只好請兄且買大乘入楞伽經，（二本此書買不到則買長安寺代江津內學院出售之楞伽疏決亦可）及解深密經，（一本）熟讀之。俟一兩年遍，後再請兄看瑜伽師地論記及成唯識論述記，及唯識疏鈔，太約共一百本也。又禪宗各書及三論

宗各書，將來似亦宜畧看，現在如鑽研唯識宗，覺其枯燥無味，則請在長安寺買永嘉禪師集，（此書現在長安寺改名爲禪宗菩提道次第論及無上頓教一本價約一元）及寒山大士詩閱之亦可消遣。寒山詩頗似陶詩，或當爲兄所愛賞乎。

再答曾履川書

梅光羲

大示敬悉一是，承下問三論宗及禪宗之要典，按三論宗以百論疏，十二論疏，中論疏，大乘玄論，三論玄義：二諦章，（以上皆古藏作）爲最宜先看者。其次則大智度論，大乘掌珍論，般若燈論，大般若經，亦是應看者也。至于禪宗則以六祖壇經傳心法要，永嘉集頓悟入道要門論，宗鏡錄大綱，禪源諸經都集序，宗範，爲最宜先看者。其次則御選語錄，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臨濟錄，天童宏智禪師廣錄，亦是應看者也。又前次弟所上之函，曾言及成唯識論疏鈔，此書現已由江津東門外支那內學院刻板流通，並已將演秘義蘊兩書會合在內，名爲成唯識論述記鈔秘蘊，共四十冊，價十七元或十八元。又此外尚有攝大乘本論及兩釋論，辨中邊論述記，成唯識論樞要，成唯識論別鈔，成唯識論料簡，大乘法苑義林章，百法明門論義記，大乘五蘊論，大乘入道次第章，因

明入正理論疏，八識規矩頌，解深密經疏，大乘密嚴經，華嚴經，亦皆是唯識宗之要典。前函所言，蓋恐先生公事賢勞，故未敢多所列舉，若尊意欲從事精研，則前函實有未詳盡之處，故再補陳。

三答曾履川書

梅光羲

又承下問各節，今因時間匆促，畧答如下：

一、唯識宗于今日何以爲契機者，（一）因立論多用因明方法。（因明卽邏輯）（二）因其主張唯心，比主張唯物者爲精。（三）因其分析心法，頗似今日心理學，故爲今人所喜。

一、華嚴天台兩宗，主張一切衆生共一心，恰與印度婆羅門教相同，故唯識宗駁斥之。

一、持咒是能生效，大悲咒世傳謂爲多驗，確有其事，但一須口傳爲便，二持時須專心，且須恒時爲之，且須多持，方能有效。

一、法華涅槃皆是好經。

一、淨土一宗是好佛法。惟須多閱幾部佛經，方能明其所以然，否則信心難發，且亦須

日夜持誦，方能見效。

一、大正藏約六百本，在前三年價目日幣一千五百元。

一、禪宗靜坐法，其中有多種法門，大約一是參話頭，此法在家人不能辦，一是數息，小止觀一書，言之頗好。一是守竅，（現在佛教徒不認爲佛法，而道教則盛行之，能使人身體健康，）此法須有人隨時指示，否則行之不得法，則有致病者。

與人論佛法書

梅光羲

按修行次第，爲信，解，行，證。公已廣研佛法，力行衆善，是些者公已備具矣。今所應談者，厥爲行證。而證又非言語所及，故今只應談行。佛教各宗之言行者，或重六度，或于其中專重其一，或專崇淨土一宗，而不重其他。惟大乘赴信論則于六度之後乃說淨土，可謂最全備矣。公于六度已廣行，今在年高之時，理宜多修淨土。淨土行法曰信願行。信也者，一者信我本具佛性涅槃，經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觀經云，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華嚴經云，一切衆生，皆有如此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則一切智，無師智，自然智，即得現前，云云。我今既具有佛性，則我性

與佛性相同，所以我若念佛，必得成佛。二者信西方極樂世界，是真實有，現在空中有許多星球，即可推知此中必有極樂世界，今蒙釋迦佛之慈悲，爲我指出，我若捨此不修，不求往生，豈非愚人。三者信我此娑婆世界，具足衆苦，我已備受，而西方極樂世界，則有衆樂，我若往生，必受其樂。願也者，一願離此娑婆之苦世界，而往生西方之樂世界。二願我往生西方之後，即得聆佛說法，依之修行，而得種種智慧，種種神通。三願我往生淨土，見佛聞法後，即得證無生法忍，深達實相，然後分身十萬世界，度脫無量衆生。行也者，觀經教人常修三福，其第三福中云，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阿彌陀經云，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故我必須應修六度萬行，而復持佛名號，以求往生，二者每日定一時間持誦阿彌陀佛名號，或千聲，或數千聲，須有恆課，不可間斷。如有氣力，則加禮拜，或三拜，或多拜，但既已規定，則不可缺少，（此指有病之人而言，如在無病之人，則當定爲每日三次念佛，或有定于一日，或七日或更多日念佛者，）三者于此之外，若有餘力，則宜觀想佛相。如觀經之所言，或有病之人，則只專行持名之一法可也。以上所言，乃就每日指定時間持佛名號者